

cmchao / May 07, 2019 12:43PM

[林水福 / 永遠的心靈故鄉——埔里](#)

林水福 / 永遠的心靈故鄉——埔里

分享林水福 / 永遠的心靈故鄉——埔里到Facebook 分享林水福 / 永遠的心靈故鄉——埔里到Line

2019-05-07

◎林水福 圖◎阿力金吉兒

清明掃墓回埔里。

祖墳在溪南里公墓，祭拜結束，稍事休息，從山上俯瞰埔里小鎮，往事如煙一幕一幕浮現腦海。

圖◎阿力金吉兒

圖◎阿力金吉兒

初三那年，父親因摔倒健康受損，無法繼續農耕，不得已舉家遷居埔里做小生意餬口。我因為虎尾初中只剩一年，很快就要考高中了，一動不如一靜，留在宋澤萊筆下的二崙鄉打牛湳村。三餐在同村舅舅家食用，夜晚則在村頭小學老師廖萬焰家過夜。

考上台中高工，註了冊，念不到二週，覺得興趣不合，自動退學。退回不到三分之一的學雜費，對那時家裡的經濟而言是一大負擔。興趣與現實的糾葛和矛盾，二週裡不分日與夜，在我內心深處撞擊，一次接一次毫不停歇，且力道一次比一次強，最後興趣雖然戰勝了，內心卻是「滿目瘡痍」！

回到埔里，準備明年重考。家裡環境不適合念書，台十四線公路入埔里門戶的愛蘭橋邊的醒靈寺遂成了我念書與休閒的地方。醒靈寺旁邊就是愛蘭溪，溪水清澈，有時到溪裡涉水抓蝦。蝦的習性是遇到敵人往後退，一隻手在牠前邊晃動，另一隻手持網在後邊等著就行了。相當數量之後，就在溪邊生火烤蝦，野味十足。

有時到寺通往下邊斜坡中間的六角亭靜坐。尤其中午時分，人跡罕至，甚至歸我一人獨占。夏蟬嘰嘰，耳聽常滿，讓人想起芭蕉「寂靜呀 / 滲入岩石的 / 蟬聲」的俳句。詩人的感覺尤其敏銳，「蟬聲滲入岩石」的表現多麼傳神。

第二年以第二名考進埔里高中，念了一年半。同學之間相處非常愉快，課餘常串門子或到附近的鯉魚潭、地理中心碑、觀音瀑布遊玩，留下青春的鴻泥。

記憶中，校內作文比賽，得過第二、第三名，始終沒拿到第一名。南投縣的作文比賽得過第三名。不過，印象最深的是民國60年埔里鎮舉辦的建國六十週年的書法比賽，獲高中組第一名。那次，我寫的隸書體，這是我這輩子唯一參加過的比賽。雖然只是地方的小小比賽，可是我個人的青春時期值得記憶的一件大事。可惜，頒獎時我擔任大會遊行的三位掌旗官之一，沒能上台領獎。那年的春節前，趁著第一名的「餘威」，我和同學一起在中正市場前擺攤賣春聯。我負責書寫，其餘庶務歸同學負責。還記得那時一字賣一元，全部作品都賣光了。這也是我生平唯一的擺攤春聯經驗。現在想來，那時的字其實也不怎樣，敢獻醜，主要是「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心理吧！再則，當做寒假打工，賺點零用錢，似乎不錯。

或許是這樣的因緣，大學時跟李普同老師學了一陣子書法，本來內心期許自己半百時開書法展。畢業後當兵、就業、出國、執教鞭，一直沒能繼續練習，一晃幾十年過去了，年輕時的「抱負」終究流於「空談」！

埔里山清水秀，冬暖夏涼。夏季，午後常下陣雨，很快雨過天晴，水氣變成雲霧，出現「山在虛無飄渺間」的真實情狀。那時青年的心不免有點激動，感覺深山可能住有仙人，暗忖這樣的人間仙境如果能設立以書畫為主的藝術學院，那麼莘莘學子有現成的「自然」為師，再聘傑出人師，相信可以培育出優秀的藝術人才。然而，這樣的念頭也流於空想，現在想來青少年心思有點愚蠢卻滿可愛。不過，對於埔里自然的喜愛可不是我個人的偏愛哦！

已故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江兆申先生退休後不是移居埔里的鯉魚潭建「揭涉園」嗎？有人介紹這段時期的江先生：「田園的山光水色，讓先生將中國的山水繪畫，與文人的雅趣美學，推展出一番新面貌。」這不也證明我的「感覺」還是有幾分道理的不是嗎？

高二下轉學到板橋高中。那個年代，省立高中考入大學的人數掛零的不在少數，我轉學，與其說是對學校沒信心，更大的原因是對自己沒信心。需要外界更大的壓力「逼迫」自己。

1981年留學日本東北大學時，父親中風，患高血壓、糖尿病，病情起伏牽繫著遊子心情的跌宕或舒坦。那時石川啄

木的短歌，「無燈影的室中 / 父親和母親 / 從牆壁拄著拐杖走出來」、「開玩笑地背起母親 / 我哭泣因她過輕的體重 / 走不到三步」常浮現腦海，遊子在異國牽掛故鄉年邁的父母應是人子的共同心情。從啄木的短歌，找到了共鳴與慰藉，稍解我的痛苦與難過。

思緒拉回現實，我們要回埔里鎮上用午餐，車子從山上緩緩而下，面對群山，啄木的「面對故鄉的山 / 我無言 / 故鄉的山讓人感激呀」，正是我對故鄉埔里的感受。

如果說，父母在的地方，就是故鄉。

那麼，我想：父母埋骨的地方，應該是永遠的心靈故鄉吧！●

---